



小舞台

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舞台

· 文娛材料叢刊 ·

第 7 期

1964 年 2 月

机房卫士(上海文書) 沈留忠(1)

老楊樹下(唱詞) 陳 正(15)

學習新風尚(獨腳戲) 筱聲咪(18)

巴拿馬運河屬於巴拿馬(歌曲) 鄧爾敬詞曲(封三)

母子會(獨幕話劇) 中國人民解放軍前鋒文工團 趙家驥執筆(28)
話劇隊集體創作

對排演《母子會》的一些想法 周 惠(42)

快
板
·
小
調

東村有個何老头(快板) 李熾強(45)

齊心學文化(無錫景調) 靖江縣文化館供稿(44)

錢要用在刀口上(李玉蓮調) 陳有名(14)

兄妹積肥(八段錦調) 高惠年(17)

真是我們的好縣長 任光澤(47)

爭荷包(小型戲曲) 蔣 侃(48)

社員都是向陽花(歌曲) 張士燮詞 王玉西曲(79)

小 講 座：寫唱詞怎樣押韻 何其美 楊里岡(64)

《春耕曲》筆談 (68)

戲 曲 唱 詞 選 輯

滬劇《年青的一代·血書》 袁族忠唱 汪建平記譜(73)

常用曲調介紹：李玉蓮調 八段錦調 無錫景調 (76)

編者小啟 (80)

机 房 卫 工

4160

上海文书

沈 留 忠

編者的話 “上海文书”是流行在上海郊区的一种曲艺形式，和苏州弹词相仿，它的唱调基本上和沪剧唱调相同。各地可根据本地熟悉的唱调定调演唱。也可改編为故事脚本。

(引)烈日炎炎似火烧，
路边野草半枯焦，
田里稻苗碧碧綠，
人人都夸人民公社好。
(表)今朝是七月廿七。下午两点光景，一条直通张家村的大路上，“蹬蹬蹬”过来一人。只见他脚步快如飞，一步一蓬烟，南风一吹，路上黄烟滾滾。此人脚底下生了火了？勿。只因六月初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天勿曾落雨，天旱地干，泥路上蓬松松，一层灰尘，足足有一寸多厚。旱

得百草枯黃，热得树上的知了也叫勿出声音。

来者是誰？是复員軍人、张家村生产大队电力抽水站的机口主任张俊。弓长张，英俊的俊，今年廿五岁。他头上戴一頂旧草帽，身上穿一身褪色軍装，看上去身强力壮，英俊朴实。刚刚在公社开好紧急会议，就急匆匆朝浜北一座机房里奔去。

浜北的机房是临时搭起来的，落座在一条河浜边上。一件雪白的汗衫和

一条“414”毛巾挂在棚房上，在南风头里飘法、飘法。机房里有一个小青年，赤了膊，困在門板上。此人是开抽水机的张复生。张复生今年十九岁，生一副四方脸，高鼻梁，厚嘴唇。身材胖呼呼、矮笃笃。因为人生得矮胖，所以人家都叫他阿复。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知識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是件光荣之事罗！不过阿复勿是这样想，他总觉得自己在农村里无出息。后来领导上派他学开抽水机，阿复倒认为是个好机会，开机器是半体力劳动，空闲辰光多，可以温温功课，好准备考大学。他人在机房，心却摆在书本上，所以机器时常要出点小事故。现在刚刚接好保险絲，揩好身，晾好汗衫，躺在門板上，拿起本《大代数》在看。

张俊一步跨进来了。

张俊 阿复。

(表)阿复一听是张俊，连忙翻身坐起来，一吓。啊呀，张俊常常批評自家不安心工作，一直要对自家讲建設农村的道理，頂頂叫人头痛。偏偏刚刚拿起《大代数》，张俊就来了。怎么办？找句話搭訕。

张复生 断命机器今朝又断脫根保险絲，刚刚接好。

(表)张俊一听，啥，断命机器？心想，唉，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勿責怪自家，倒埋怨机器。要想批評复生，再一想，还是让我把抗旱的意义向他談談，帮助他提高認識。

张俊 阿复。

(唱)天旱地干似火烧，

社員个个都心焦，

抗旱保苗如救火，

机房抽水最重要。

刚才我到公社去开会，

党委书记作报告，
他说可能还要大旱三十
天，
要我们思想准备来做
好。

一定要把电机灌溉威力
来发挥，
斗败旱魔把丰收保。
机器就是命根子，
你千万要将它保护好。

(表)张复生一阵面红，要
紧把书朝枕头底下一塞，
嘴里答应——

张复生 噢，对对对。

张俊 (唱)你近来工作很辛苦，
社员个个都知晓，
不过还要多注意，
麻痹思想坚决要去掉。
阿复，这两天抗旱十分紧
张，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
警惕。我今朝开好会给你
买来一本书，你有空好好
看看吧。我去望望田头，
等一歇来接你的班。

(表)张俊走出机房，复生

拿起那本书一看，原来是一
本《电站管理经验介绍》，
先泄了一半气哉！将
书在门板上一放，叹口
气——

张复生 唉，这样子下去，我大学还
考得成？主任啊！

(唱)虽然你对我倍关心，
怎知我复生的心内情。
我是胸怀大志决心强，
堂堂一个高中生。
实指望考取大学勤攻
读，
远走高飞离农村。

如今我一脚陷进机房
里，
课本在手也温不成。

(表)正在这时，一阵南风
吹来。复生觉得蛮适意，
捧起《大代数》，心想，凉风
习习，勿要虚度光阴，抓紧
时间温课！看了一歇，人
倒觉得疲倦了，不知不觉
躺到门板上困着歇。

张复生刚刚困着，有

一个人从东边渠道上走来。此人五十光景，瘦长个子，嘴上两撇小翘胡子，叼一个香烟咬咀，一对老鼠眼骨溜骨溜，油而滑之。他是张复生的邻居叫张友才。张友才解放前有良田百亩，解放时伪装开明，拿全部土地农具交出来，自己搬到小屋里，把楼房让给贫下中农。张复生母子就住在楼房里。十多年来，张友才一直伪装积极，样样生活肯做，看见干部就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看见社员声声“人民公社好，当社员光荣”，骗得大家信任，摘脱了地主帽子。他对张复生也有两句话，一句是“大学毕业有出息”，一句是“农业生产无前途”，都打中了张复生的心窝。

今朝，张友才着件压箱底的白钮扣格子纺绸

衫，搨了把铁镬，朝机房走来。作啥？算是帮助放水员望田头的。等到走近机房，看见绿油油的水稻，倒吊起心火来了。他心里又恨又狠，恨啥，狠啥？

啫——

张友才（唱）想起从前末我心花开，

人人将我来称赞。

友才友才，租米交关，
要啥有啥，吃惯用惯，
东游西逛，逍遙自在，
吃喝嫖赌，样样全来，
要做生意跑上海，
一年四季发大财。

唉，现在真作孽啊！

自从老蒋末逃台湾，
我友才从此倒了霉，
看风使舵，马上转弯，
装作开明，献出财产，
装聋作哑，低头认罪，
忍气吞声，一十余载，
我逢人点头弯腰来弯，
假装积极拿帽子甩。

唉，想从前，我吃的是油，穿的是綢，住的是樓，现在呢，吃的是“忧”，穿的是“愁”，住的是“漏”，我张友才死不瞑目。有机会要你们好看！

(表)张友才本来巴望天旱地干，公社里颗粒不收，他好渾水摸魚。誰知抽水机威力大，机口上一根烏黑的鉄管吐出滾滾河水，一道銀光，直通四百亩水稻田。张友才恨勿得伸手去掐住管口，倒是凭他手大，也掐不住这个管口，就是身体扑上去也是白搭。张友才眼梢向机房里一攢，只见张复生在困觉，机会来了。

张友才 (唱)千年难得虎瞋眈，
机会到来莫放松，
古話讲，无毒不丈夫，
依我看，有孔勿钻非英雄。
我只要，抽水机器来破

坏，

好叫那，穷鬼們丰收希望一场空！

(表)张友才正在东张西望，只觉着头頂上有样东西一碰，抬头一看，一件汗衫，一条毛巾在南风头里飘扬，顿时一条毒計上了心头。

张友才 (唱)抽水机不怕硬来只怕軟，

这条妙計稳成功。

我借刀杀人不費力，

只須把汗衫丢水中。

吸水管吞进纏住叶子板，

电动机空轉呼隆隆，

机器彻底来烧坏，

前后只需三分钟。

(表)想定主意，张友才跨上一步，“嚓”，拉下汗衫，順手朝吸水管里甩去。哪晓得今朝逆风，汗衫擱在河边，水管吸不进去，他要紧用鉄鎔去拨。张友才虽然心狠手辣，但也作賊心

虛，手一抖，腳一滑，呼的一聲，人朝河里扑去。他連忙趁勢用鐵鏟朝下用力撐，“咔嚓”一聲，鐵鏟柄撐在胸口上，一顆白鈕扣“扑”——掉在河邊。張友才有沒有覺得？沒有。他全神貫注在汗衫上，直到汗衫吸進吸水管，才覺得大功告成，轉身要走。

你轉身要走，來了！誰？機口主任張俊。張俊趕來接班，看見了張友才。張友才要跑跑勿掉，要溜溜勿脫，一陣驚吓，心里“別別別”，面孔青一陣，紫一陣。不過張友才畢竟是狡猾之徒，念頭一轉，有了！

張友才 (唱)復生因得昏冬冬，

我將計就計來利用，
喊醒復生我混過關，
假裝搶救立大功。

復生，復生，你还困啊，機器出毛病了！

(表)說着，走到復生身邊，

連拖帶拉。

復生正因得勁，聽見機器出毛病，翻身跳起，開刀一扳。一看還好，雖然發生故障，頂重要的電動機沒有燒壞。他一面擦汗，一面對着張友才——

張復生 (唱)謝謝爹叔把我喊，
否則機器早完蛋，
抗旱工作受影響，
我批評要吃交交關。

張友才 復生，

(唱)自家人勿必講客氣，
為集體，愛護機器理應該，
抽水機是我們的命根子，
你勿該糊里糊塗來照管。

事故原因快檢查，
防止以後重再犯。

(表)張友才說完，轉身出去，正好張俊跨進門來。

張友才 噢，張主任，你來得正好，抽水機燒壞了！你們把大

家的命根子当作儿戏，我
們社員就要对你們勿客
气！喏，你自家看，怎么
办，怎么办！

(表)张友才一边喊，一边
慌慌张张朝田里跑去。霎
時間，抽水机烧坏的消息
传遍全村，人群从四面八
方涌到机房，意见紛紛，人
声喧嘩。张友才心里开心
啊，心想，电动机虽然没有
烧坏，野火倒已燃起。既
然电动机没有烧坏，张友
才为啥要說烧坏了？这就
是阶级敌人手段毒辣！一
来，大家乱哄哄，人心惊
慌，使生产受到影响；二
来，机器确是出了事故，大
家都来看，好把张俊、复生
鬧得昏头昏脑，应付批評
也来勿及，脫勿出身来追
根查源。现在，他又回到机
房，軋在人堆里說东道西。

张友才 社員們！

(唱)刚才我从东边来，

路过电力抽水站，
见复生摊手摊脚困得
好，

抽水机就倒了霉。
机器故障来发生，
声音給我听出来，
因此上，我急忙将复生
来喊醒，
保全了机器才使大家勿
吃亏。

复生，

勿是爷叔来批評你，
这穷祸是你鬧出来，
你一心温习功课考大
学，
集体生产你不关，
困大觉，出事故，
分明是拆集体的台，
千錯万錯是你錯，
快向大家认个罪。

(表)张友才讲到此地轉身
向张俊看，要想讲张俊几
声，說张俊也应该負責任，
誰知张俊也在向他看，一
吓，話到嘴边又縮了回去。

张俊为啥要对张友才看？只为心里有个疑团没有解开。张俊想，我在机房时，机器运转正常，为啥张友才来了就出毛病？而且，张友才到机房来做啥？更其是，张友才一向不懂机器的，怎么会听声音就晓得出事故？想到张友才是地主成分，就觉得问题勿简单。越想越觉得自己必须提高警惕性，所以就对群众讲——

张俊 社员们，同志们，机器出事故，原因还没有找出来，我们一定要查清事故原因。现在抗旱要紧，大家还是去抗旱吧！

(表)张友才一听“查清”两字，心里“别”一跳。再一想，凭你张俊厉害，要查清是难的。你查不出啥证据，就抓不到我辫子，动不了我一根汗毛。想到这里，胆也大了，嘴里和调——

张友才 对呀，大家还是去抗旱吧，有我们张主任，这桩事情一定查得清的。

张俊 当然会查得清的。我们共产党办事向来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决计勿会放过一个坏人！同志们，赶快去抗旱吧！抽水机马上进行检查抢修。

(表)“嘩——”群众一哄而散。张友才作贼心虚，搬了铁钵偷偷躲在机房附近一条高墙后面看风势。

这时候张复生实在忍不住了，一头扑在张俊身上。

张复生 主任，你批评我吧！

张俊 阿复，刚才你失职，是要批评，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张复生 这个……

(表)复生想，事故末总是因为我因觉才发生的，所以拿前后情形一讲。张俊听罢，暗暗点头，对，自家

的判断勿是毫无根据的，
就对复生讲——

张俊 复生，一道下去把机器拆开来。

(表)两人一前一后，爬到河滩，去拆水管。张俊突然发现河滩上有一个新的铁锈印，仔细一看，铁锈印旁还有一颗白鈕扣。拾起来一看，白色的线头还很新鲜。

张俊 阿复，你来看：下面这个铁锈印，是不是你留在河滩上？

张复生 我今朝勿曾拿铁锈，倒不知铁锈印哪里来的。

张俊 今朝有誰带了铁锈到这里？

张复生 这个……我一时记不清爽了。

张俊 张友才不是肩捆铁锈到此地？

张复生 他捆了铁锈又怎么样？

(表)张俊想，阿复，你怎么这样拎勿清！要勿要对他

明讲？慢，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清爽。再問問看——

张俊 这颗鈕扣是誰的？

(表)复生更加勿懂。机器出事故，同鈕扣有啥关系？就問——

张复生 主任，机器出事故，同鈕扣有啥关系？

张俊 可能有关系。阿复，照我看，这次事故，恐怕勿能单纯看作技术问题或者一般的疏忽，可能要复杂得多，是一场阶级斗争呢！

张复生 阶级斗争？

张俊 是的。不过现在还勿能肯定。来，拆开机器。

(表)两人拆开机器，只见叶子上轧牢一件粉粉碎碎的汗衫，复生呆住了。抬头一看，呀，挂在机棚上的汗衫跑进机器里了。

张复生 啊呀，这件汗衫是我的，怎么会到机器里了？

张俊 你汗衫放在哪里的？

张复生 挂在机棚房上。

张俊 机棚房上？

(表)张俊抬头一看，只见机棚上还挂着一条毛巾，在南风头里飘扬，再对吸水管一看，心里更加疑惑。照今朝的风，汗衫无论如何勿会吹到吸水管里。

张俊在想，有一个人也在想。誰？张友才。张友才躲在旁边，两人說話都听得，拆管子的情景也看得清楚。他晓得张俊已經在疑心自己了，而且，一追究，事情一定暴露无遺。怎么办？先下手为强，一个箭步，窜到一条二丈多长、千把斤重的抽水管旁，猛地一推，抽水管从上面直滾下来。张俊觉着后面有响声，回头一看，一声“不好”，用尽平生之力将复生推到河里，自己想顺势跳下河，来不及了！抽水管象山崩一样压下来，“沉——”张俊只觉得天昏

地暗，眼前漆黑，顿时不省人事。怎么样？抽水管在张俊左腿上“沉——”一下。千把斤重，外加自上而下，这一下的分量可想而知。

复生怎样呢？人翻身落水，一时还不知所以然。复生是勿識水性的，到了河里，抬起头来，见张俊給抽水管击倒。他心里明白，倒是不由自主，“咕咚咕咚”連吃几口水，双手乱划，連喊“救命”。

张友才原来以为自己心狠手辣，一定馬到成功，誰知张俊不顾自己救了复生。现在复生在河里叫救命，要想搬块大石头向复生投去，迟了，那边抗旱的人已在紛紛赶来，张友才趁势也“横冷、横冷”喊起“救命”来。

此时，众人赶到，从河里救起复生，复生已經昏迷不醒。也有人把抽水管

抬起，救醒張俊，為張俊包紮。眾人忙了一陣，要問是怎麼一回事。來了。誰？——張友才，另外還有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跌跌沖沖奔向機房而來。

原來張友才見一計不成，再生一計。他以為復生已經淹死了，趁眾人亂哄哄之時，奔到復生家中，拉了復生娘趕來。復生娘趕到，見復生渾身是水，迷迷糊糊，心頭一痛，轉身就向正在包紮的張俊撲去。

復生娘

張俊，你……你好狠心！

(唱)罵聲你這個小張俊，

你無故行凶心太狠，

復生和你一無冤來二無仇，

你為啥推他到河中心。

眾位爺叔伯伯聽分明，

復生是我家獨條後代根，

他四歲無爺命根苦，

我是吃辛吃苦撫養成

人。

啊呀，復生呀，我的心肝啊！

(表)這個當口，岔上來這位老太，別說諸位聽眾弄勿懂，就是到場的人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大家把老太拉开，對老太講，張俊不會把復生推下河的。張友才在一旁拉直喉嚨講了——

張友才

你們講勿會，倒是我親眼目睹的。社員們！

(唱)復生剛才出事故，

張主任拿他狠批評。

復生頂撞幾句話，

張主任拳打腳踢怒氣生。

復生抬手來招架，

張主任推他到河中心。

哪知道，雙手一推碰到水管子，

管子倒下壓自身。

我是親眼目睹看清爽，

張俊你，要想抵賴賴不成。

(表)老太太听到张友才这番話，真是火上加油，又扑上去扭住张俊。正在糾纏不清，张复生已經清醒了，看见自家娘扭住张俊，弄勿懂了。

张复生 姆媽，你……

复生娘 复生，你快讲！

(唱)复生你快快讲分明，
伸冤有我老娘亲，
我們同到公社去，
这笔債一定要向他算个清。

张复生 姆媽，你搞錯了，行凶杀人的是张友才！

(表)复生把刚才情况一說，大家全拿眼睛盯牢张友才。张友才面孔吓得煞白，嘴上支支吾吾——

张友才 复……复生，你……你勿要血口噴……噴人，上……上有天，下有地……地，你……

(表)张友才一面讲，一面拍胸抓发。张俊对他在看，

看到他胸口一排鈕扣，正是和自家在河边拾到的一只相同。再一看，胸前第三只鈕扣已經落脫，心里更加明白。

张俊 同志們，刚才破坏抽水机的人找到了！

(表)众人一听，又是一个罗嗦——“噉！”“啥人，啥人？”

张俊 就是不法地主张友才！

(表)张友才听到，真象五雷击頂。到底是老狐狸，还要故作鎮靜。

张友才 是我？张主任，害人勿是这样害法的。

(表)张俊从口袋里摸出一顆雪白的白鈕扣。

张俊 看，这颗鈕扣是誰的？张友才，你勿要装聾作哑！

(唱)我問你，今朝何时到此地？

我問你，复生的汗衫如何吸进水管里？

我問你，河滩上怎会留下你的鉄鏟印？

我問你，你身上的鈕扣
到了哪里去？

你的罪証都在此，
今朝要剝掉你的狐狸
皮。

(表)看到鈕扣，听到张俊
一番話，张友才晓得僵了。
不过还要垂死掙扎。

张友才 张主任，高明，高明，我张
友才佩服你。不过做人也
应当有点良心，勿能恩将
仇报。

(唱)刚才怪我太糊涂，
未将情况讲清楚。

我吃过中飯到机房口，
正好看见复生的汗衫吹
下河。

我急忙将鉄鏟去打撈，
輒脫鈕扣我撈了半天无
結果。

你們共产党做事勿該冤
枉老好人，
更勿該恩将仇报陷害
我。

(表)张俊一听，想老狐狸

是狡猾，勿到黄河心勿死！

张俊 张友才，放老实点，我問
你，今朝刮的什么风？

(唱)你說是，风吹汗衫落
下河，

此話說得更加錯。

南风吹来面朝北，
怎么会得落下河？

张友才，你表面装得很
进步，

今朝狐狸尾巴已暴露。

(表)张友才此时象一只走
了气的皮球，蔫焉塌塌軟
綿綿，对着张俊哭出鳴泣。

张友才 张主任，张主任，我錯啦，
我认罪，我认罪，怪我一时
糊涂。

(表)这时，复生娘过去
“咪”抓牢张友才的胸口，
要动手打他耳光，給众人
挡住。民兵上来把张友才
押下去。复生娘对张俊眼
泪汪汪，撫着张俊受伤的
腿，心里感激张俊的自我
牺牲精神。正是：

• 李玉蓮調 •

錢要用在刀口上

陳 有 名

幸福隊，五業旺，年年增產量，
收入多，周大娘，全家喜洋洋。

大娘心中暗思量，
現金怎樣派用場？

開一個家庭會，大家來商量。

家庭會，開得好，人人把話講：
周大娘，早打算，為兒娶新娘。

兒子一聽忙開腔：
結婚不該講排場。

他建議，替全家春節做衣裳。

小妹子，听哥言，開口說端詳，
旧衣服，翻個新，穿了也象樣。
省下錢來存銀行，
支援建設理应当，

為國家，為集體，出一份力量。

周大爺，他心里，也有好主張，
新媳婦，快過門，家里添女將。
新式農具添几樣，
來年全家比一場，
為集體，爭丰收，看看哪個強。

周大爺，說得對，大家心里亮，
小妹子，說的話，也是好主張。
為了明年多打糧，
為了日子更兴旺，
講勤儉，巧用錢，用在刀口上。

（“李玉蓮調”的唱法，見本期“常用曲調介紹”專欄）

（唱）階級敵人不死心，
我們要時刻提高警惕
性，

保衛社會主義責任重，
人人要擦亮眼睛看分
明。



老杨树下

陈 正

杨树屹立在村口，
根深干粗枝叶茂。
我每天上工和下工，
都要打从树下走，
几经树下几逗留，
几多思潮涌心头，
老杨树啊老杨树，
老杨树使我忆春秋。

一家三代血泪仇，
我时时时刻刻记心头。
爷爷亲手栽下树，
栽下杨树望出头。
刘闾王上门来逼租，
后面跟着三个打手，
树上拴着他的马，
树下伏着他的狗，
马儿踢腿昂着头，

狗儿张着血盆口；
闾王算盘“嘩嘩”响，
爷爷眼泪往下流，
翻倒泥罐踢掉壶，
倾家荡产不肯休，
全家被赶出茅草屋，
连这杨树也改姓刘。
那夜月黑星几暗，
爷爷吊死杨树头……

更难忘那年春三月，
百日大旱令人愁，
庄稼干得黄了叶，
村口杨树也枯瘦，
家中没有一粒米，
爹也愁哟娘担忧，
我勒勒裤带娘心酸，
天灾人祸苦难受，